甲申傳信錄

甲申傳信錄卷之八

彭城錢𠡠著

桑郭餘鈐

陳同父以桑維翰蹈郭子儀之轍借兵復仇而因咎唐太宗之失語任龍川集中不贊述而兵復仇之說有似于桑郭而功業不同故曰餘鈐

吳三桂字長白南直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父勷字兩環遊擊家武舉以軍官功歷官都指揮使鎮守寧遠崇禎十七年正月以秦寇勢迫詔勷入京協守勷

遂携家入京三月廷議撤寧遠鎮并調三桂入京協
勦秦冦封三桂西平伯
上手勅諭之三桂方奉詔未及行而闖已陷都城矣闖
入各鎮将皆降獨三桂道遠未通闖令諸降将各發
書招三桂令其父勷亦書諭之使速降三桂統師入
關至永西平沙河聞闖其父勷為賊刑掠且甚三桂
怒遂從沙河縱兵　掠而東所過殘燬頓兵山海城
益募兵謀復京師矣先是十六年春戚畹田弘遇游
南京吳閶歌妓陳沅顧壽名震一時弘遇欲之使人

市願壽既得而沅最幽邈絕世價最高客有于弘遇
者以八百金市沅獻之是歲弘遇還京病卒父勅入
京三桂遣人持千金隨勅入向弘遇家買沅既得勅
即遣人送之而平闖入京師偽權將軍劉宗敏任用
弘遇第閱沅壽色甚都索之壽從僕人潛適而沅先
為吳勅市去于是縶僕人七人而繫勅索沅勅具言
遣送寧遠久矣宗敏堅疑不之信以故拷掠勅時三
桂兵至五千乃益募兵至七千慮兵單不可决勝闖
滞州且發兵入燕因馳書借兵約共圖京師而與剛

將夏登仕等啼血而盟畫戰守策登仕者本秦人意
任降闖三桂覘知之酒次即以女許字仕登子剖襟
定約于是委五副將守關而已獨任戰謀者以三桂
叛掾山海關闖闖々以貢劉而宗敏亦已潛釋劍且
宴之矣四月十三日闖晨起勝勵軍中以行步騎精
兵十餘萬東出十九日攻山海城闖之數匝三桂度
不支益遣人夜告馳滿兵速來而已堅壁不出山海
城者關內嶺城也東二里許復有羅城外拒關廣三
桂東遁出奇兵二萬騎從山海西一片石口北出而

東突外城游闖門因截之三桂不能遏而滿洲方益

發騎兵而西北再見三桂使疲已甚急遣飛馳而入

二十三日至外城則火炮從東向擊清兵疑不敢進

縣兵徹寺嶺高張旂幟以待三桂從城上望見之急

呼樂馳從砲聲震道中突圍出外城馳入滿洲營中

見大清九王九王曰汝約我我來何用砲擊我三桂

曰非也闖兵圍關內三面甚固又以萬騎遁邊牆東

遏歸路故用砲擊之使闖可得聞道東出也九王曰

疑也然無誓盟不可信且闖兵衆關內兵幾與闖同

以若兵亦薙髮殊異之則我與若兵俱無憚矣三桂
曰然已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數千使我有萬騎
則內不患寇外猶可以一面東制遼藩我何用借兵
于若今為兵少圖然誓約薙髮無恨亦決勝之道也
于是遂與九王共傾而三桂即乾其首以從九王居
後豫三桂為前鋒英王張左翼繞薊騎從西水關入
豫王張右翼亦薊騎從東水關入所謂豫王者十王
也英王者八王也九王者攝政王也而外城以西卒
卒盡爛于是三桂復入關急吁城中人盡乾使駭敵

或不及覺即以白布斜束項背別之即日滿兵盡入閃開關內三面並出延敵闖戰慄不知所出三桂戰甚力滿兵尚按兵不之動闖作北無戰意亦梟吳襄首懸之於高之旂以示桂而闖遠近衆遂潰滿兵遂縱騎突之躪步卒且蹴傷騎兵過半選鋒驍將莫不重傷闖兵大敗走而西三桂哭其父襄屍至哀九王為櫬殮之而使英王豫王急從三桂以西且日逢即勦域靡爛無纖沟矣三桂遂西初闖入京師門甚禁縉紳無敢行者及東出禁少弛道路之人且言三桂

脅太子入入即太子復立即順賊所署諸臣必斬無
遺于是仕闖諸臣靡不望門疾步乘間私逃矣闖自
永平馳千里馬一日夜入京入即盡所吳勳家屬凡
三十四口于市而佯以登極祀天陳甫籌出郊二十
八日宵遁二十九日晨起焚宮殿及各城門罷譙始
盡寇兵背西惟正陽譙樓不火三桂及八王十王追
闖出故關而西當是時有傳吳將軍約入關令官民
盡爲
先帝服喪大兵入城凡冠素者不殺由是民士各製素

冠帶任御史曹溶約諸臣共議城守以待五月初一
日立
先帝位于都城隍廟中縉紳皆縞素哭之權設五城御
史搜賊守門甚力是日西江米巷諸商聞吳兵將擁
太子入即合資為吳勸家舉喪凡三十四日供奉若
櫬衾衣殮之初二日錦衣衛都指揮駱養性同吏部
侍郎沈惟炳鳩諸臣立
先帝位于午門行哭臨禮既畢駱偹法駕迎　東宮于
朝陽之門初三日晨起諸臣俱赴朝哭臨各先後行

禮始畢有言錦衣衛兩簿出卻易輿之際非東宮也諸臣惶遽而退及入前驅者庵都人悉去白冠則大

清九王率滿兵入京師矣于是城上白標驟徧紫禁中煙塵遂下令止圍大清紀元順治初六日為

大行皇帝發喪令百姓素服哭臨三[illegible]十二日三桂及

二王遂入京師三桂又自為

先帝發喪示三日而畢發喪之日大清以都民搜斬餘冠不已因下令薙髮薙髮者即非賊于是官民悉薙髮無遺者六月復下令蓄髮如故云

質曰夏之亡以妹喜商之亡以妲己而周之亡以
褒姒
先皇帝無改弦之稱而復稱稷閣煙號今四十一日而
遂敗聲由陳沅異哉
桑郭餘鈴者謂吳偉齡所作為鄭沙陽而作季
吳逆之作乎師吳稅其說不甚豐也吳逆道迍俱
然無所畏難而謂其以陳沅故叛闖則立近乎下流
歸插楊宛姬言為沅同兄拯於劉宗敏既而沅為宗
敏所挾去不知所往則國難時沅亦未歸吳也其亦

安所致而得其寧乎

宣統紀元有四月讀全謝山先生鮚埼亭集外編

有涉及此書者附錄於後　沅琳

甲申傳信錄卷之九

彭城錢䎗著

戾園疑迹

昔江充作姦治巫蠱衛太子據矯節殺充使者以反聞孝武使丞相屈氂捕之太子出亡至湖匿鳩泉里孝武尋悔無殺太子意而太子卒自縊孝昭五年陽夏男子成方遂居湖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絕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得富貴遂乘黃犢車詣闕自稱衛太子詔公卿雜識視莫敢發言雋不疑獨叱從

吏捕收詔廷尉驗治竟得姦狀方逐坐誣妄不道腰斬孝宣元年追諡故皇太子曰戾置園邑焉今

大行皇帝太子遭闖亂不知所之其後有自稱太子來一時識視者率被刑戮事固與太子緣異而獄徵者幾與方逐同然而天下後世疑不能明也紀戾園疑迹

大行皇帝三子長太子名慈烺甲申年十六歲次永王名慈煥少四歲次定王名慈炤少六歲太子定王皇后周氏出永王皇貴妃田氏出 文書房傳出揭帖皇子公主疏排太

子一長公主二永王三定王四坤儀公主五懷隱王
六長公主周后出坤儀公主袁妃出懷隱王田妃出
懷隱王不小而甚慈 上絕愛之癸未病將危忽稱奶
奶爲九蓮菩薩言奶奶即隆慶李后萬曆母親也
先是孝皇親武清侯以不助餉被難將九蓮菩薩其
言于皇子口中因是復武清侯爵而宮中事佛亦自
此始闖犯闕
上遣太子及二王出匿而自縊定王上命太子至成國府定王至嘉定府永王至
周皇親府太子最後出不及至成府十九日闖入求而匿民間永定二王並至嘉定府
上及皇太子二十日晨起嘉定侯周奎以永定二王入
朝闖令行君臣禮不從遂長揖闖曰若父何在孤必
無殺意何不一來見孤永王曰不能面受卿辱自縊

宮中無他去也闖又問曰早來曾飯否主曰尚未進

膳闖進飯共食午時得

上崩駕闖謂二王曰若父皇何苦自縊即存孤將與分

治江南不忍有弒君之名今即死非我弒也今無傷

侯大定天下孤將裂地而封爾無憂闖發偽旗將軍

劉宗敏家善養之二王既至宗敏所尚衣赤謂監視

軍士曰我當衣素奈何衣紅可為我取素衣來軍士

曰何處有素衣將往取諸宮中可乎永王曰不可遂

罷二十二日二王復入朝闖語在廷者曰我將以杞

稱聲與太子鳳瀾大吃詢鐸云汝一白衣食明朝大
祿今得見太子又云是假良心已絕真禽獸不若也
覽復下階覺之鐸無詞以對擲鐸一拳百姓前擁爭
欲擊鐸甚閙刑部滿洲尚書云且收入監再審遂擁
去百姓即擁衛中與聲震天地擁聚獄門不能去鳳
覽步送之入獄即取衾褥命家人入獄奉侍之明晨
閩鐸具疏聞之朝署同二十日有素不相識內員同
不知名男子到臣寓稱前朝皇太子臣伯父全贖貶
不能辨諳前朝公主面之驗知假冒即以往事都不

能對即日根蹤此人潛住何處至朱一家次日問之其人姓劉有一哥哥有母年六十說書生理目不識丁即其問少知一二宮名皆平日竊聽尼僧之言而尼僧實稱宮人二十二日四鼓先首於北城巡營參將夫興滅繼絕存于聖恩何物奸民謬稱皇嗣臣不勝舉家憤惋據此奏聞其與巡營移狀略同獨云先時婆子爪去鼻上一道將婆子即追了命此事出于內外人何以知惟此句為可疑而疏中不及此語即日送入殿中廷勘男子之言宮中事頗劉歷訊之內

監內監多不言是有一楊監在旁男子曰此楊太監嘗侍我訊之可知楊倉猝曰奴婢姓張不姓楊先服侍者非我也問昨舊錦衣嘗侍衛者十人訊之十人齊跪曰此真太子願毋傷復訊之晉王晉王執不言是獨舊常侍內監曰是遂下常內監及錦衣十人同為太子皆繫獄明日刑部復訊之除常內侍舊錦衣外無敢言是者滿洲尚書云你的係何人來冒太子是何人主使男子曰我實真太子汝既以我為假我何必辯但我哥公主豈圖甚事以周奎賣我故有今

自若帶如此待我何必更留與假且我既至此豈復來榮貪生不必更煩言矣復下獄百姓以王德化舊學司禮日侍太子初訊之言與次日不復言與閣撫乘其家欲椎擊之共食其肉而德化已募夜空室潛遁矣自是連當之終不能決而執言太子僞者率以太子所不能之事為難鳳覽閣上疏力爭之曰竊謂前太子危地也或生或死或侯或王其權在於朝廷何所覬覦而假之即貴而侯矣不能當責人賀賤人又何所利而為此無論其供詞與保者驗者供稱有

所悉即任部伍日所見刑戮之事指不勝屈假者能
無惴心而一悲一喜一言一動略無簡點常人能待
特裝飾否此滿洲在部諸臣朝夕起居所共悉者也
今苟求者但責以所難敢捨軀為一刮之如責其身
軀大喉音宏遠人怪長者查壹限十六忍恐傷壯世
間多有且或有私遇喉音下宏未可知也責以不工
書翮蝦紳子弟種猶齋子師傅二十餘年而不識一
丁者經筵做書保無代筆獻媚者乎若指前太子下
業成章人皆素曉譬如江南責令子弟文辭達布書

書傳聞而本人實無所長皆屬倩人理亦有之若責以宮中舊事不能盡析悉雖以來乃能備道其身處當責諸不若意悉雖中事事記若試問各官朝賀跪拜諸禮有悉記鴻臚寺呼儀節者否若問以內監宮人不盡能呼名姓蓋未寒而衣未飢而食隨時衆影不暇經心及此試問各官衙門吏書皂隸曾幾何人有能悉呼其名悉記其姓否若責太子二王向在一處熟往時在劉宗敏家或在李賊傍人皆啞傳聞皇親獻出後送大行梓宮及出閣旋死其城外聞知止

有二王不知有太子也至晉王亦稱三人總在一處

得母憑吞其寵子且往時多傳

先帝鍾愛第四皇子則太子之不慧可知況太子隱匿民間無敢炫燿外人久不知有太子特以探妹數四致閭奎恐懼妄以為假豈爲有心假冒之也昨至內院刑部官共訊閭奎之遁辭曰即以真為假亦為閭家除害何好則其摘發愚妄之私盡露矣訊閭時太子不能盡答詞或顛倒蓋爲養既失不堪挫辱使聽其從容自道詳有八九自不可以民犯類觀也總之閭

奎以皇飄憑有太子大內員又得罪
先帝者也恐清朝傾以爵禄禍且及身既有成心卒無
實故周奎不言是諸臣自然將顧大內員不言是小
內員益嗜不敢然民定有口何能混淆昧死剖陳仰
祈睿裁疏上復與晉王臣贊太子晉王執不言是鳳
覽初然不悅語侵晉王時舊閣臣謝陛久入內院陛
舊嘗侍講識太子初訊時陛亦以為非是太子時陛
因謝先生豈亦不能相識乎前時共日先生講其書
言其事云云如是先生猶憶之乎陛然默不復言乃

曲赦十將臥覽復怨陛因此陛不臣復有內臣識太
子者太子頒有微疵今何無太子曰闖賊入城之日
我先逃避至東華門獲且飢有老人鬚眉皓白者以
哼抹子頒老人因忽不見後遂不復見此癡此其言
近誕近詠皆不能信復下獄繫之而正陽門商民各
其疏請釋太子共罵謝陞悖逆無道禽畜也究平民
楊時茂疏言夫內院馮洪不識太子者寔未在朝也
謝陞身為宰輔入侍講筵不能君辱臣死亦已過矣
既仕清朝遂忘小主此弒父弒君之徒不足立于民

上者也曹化淳以親近内臣嘗妄奏招募吏派官丁
又請進營房糜費帑餉卒之開門迎賊〻入城又挺
身侍從入朝今清朝入都又復侍從王側此賣國亂
臣雖萬斬不足服兆民之心太監田貴以下甚之人
亦恃勢妄奏内員之惡一至于此若周奎起家寔命
謬膺皇親之位
先帝付以皇子尙月歲親可托不期城陷即獻於賊賊
給其禮儀序正堂奎之悖逆畢係殺主求榮之臣自
宜不顧太子以絕明天子之後其姪周鐸本内稱太

子保讀書人有六十歲老母有哥哥既得此語今何
不得其人又其捕營首狀云與上爪去一道將婆子
逞命此句可疑其貪撒之心盡見矣如以奎鐸妄語
致傷太子不如斬茂之身肉剮為泥骨磨為粉以贖
太子茂得從
先皇帝于地下茂且死不朽矣順天府內城民楊抃疏
曰竊照城破之後舊君崇禎三子賊害其二遺有長
子不知流落何所十一月二十二日捕營突有太子
之獄臣等咸知其真有識其眼目者識其口齒者識

其聲音者又識其行走者更有識其腿有疤記者種
種是真如指揮張文奎內侍常進節及孫近侍可問
也皇親周奎縱姪周鐸擅以棒打萬鐸以隨娘異姓
之子乘東宮之元首佔侍衛負后知其非假欲斥逐
閻羅奎以賍愛多于丐宥故鐸私恨懷奇鐵又曾獻
宮妃于賊此其悖逆而怙終也謝陞广先朝沙滿御
情為言宮禁核本非輅恭之臣而又蓄田籍之恨至
于侍讀近侍不敢言是者皆由司禮監曹化淳有通
寇獻城逼死君父之罪寇去城內之民操刀爲殺

入其家化淳逃避罪重不可自從莫利太子復留今伴請恒侍非化淳之心腹即化淳之名下也若太醫院官進宮診視之多無有過析也今含糊支吾非受委託必受陛囑矣嗟乎太子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珍衣玉食豈渠民閒自三月迄今已八月有餘操心也危慮患也深自然形貌稍改不還疑也浙江紹興民佩良治疏曰故明太子遭寇難隱身奴隸逃亦月餘凍餒流離無有憫恤之者故命周鏵家棲止為飽食暖衣計耳豈期再留三日禍變不測周鏵具動

欲加誅害衆上令諸臣辯識而宰輔謝陞以明朝東宮師傅故爲不識然刑部研審周鐸家奴孫才其言太子到嘉定侯家周鐸令家行叩頭禮太子與公主相抱大哭衣以錦衣進以麵食此天理良心發于下見之時至次日痛加拷楚至今家奴加刑皆惴慄不能舉手遮其手其奈其心以爲明清改革此一遺孤未知爲禍爲福貴若滅其縱以保目前富貴其叅劾之由計無出此據內侍常進尚辨形貌驗疤記述往事歟宮院並無差悮而曹化淳王之俊昧心不臣蓋

流賊薄城此輩獻門賣闖逼主死亡既心叛于先朝何復背留帝子疏上並下獄而偽太子每當廷訊衆莫能決太子即曰殺我可也當是時廷臣有疑天下公論許督者乃諷科道官共疏言之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朱徽等上疏其略以為闖李既以太子為何留宿二日乃始奏聞見時公主抱持痛哭豈陌路能動至情如此奎初與之衣食後忽加拷楚情事詭張何其變幻家人孫寸供詞刑部諸臣具在而錄載不奏一字此皆有所不可解也今必從容研質濡之時日

眞僞自見若此〻畢事誠恐廷臣曰假而百姓疑京師曰假而以爲疑一日曰假而後世疑衆口難防信史可畏也而御覽復疏劾謝陞十二月十日攝政王御殿諭群臣曰汝等力爭太子何意我自有着落何必爾耶苦爭于是御史趙開心同錄御覽旨而奏言太子甚切攝政王曰爾等言太子眞僞皆無傷言眞不過優以王爵言僞必僞家識之乃決獨晉王爲明朝王子謝陞爲明朝大學而御覽不遜晉王爲無君百姓爲大臣爲無上如此皆亂民也除僞太子外凡

繫獄爭言太子無狀及錢鳳覽趙開心等盡斬之時
在廷諸臣共乞朱鳳覽開心開心巡視北城滿洲同
巡御史叩頭為請開心而開心奏時亦無甚唐突語
以故得免死鳳覽言太子既亟當早有着落攝政王
曰着落不着落于你甚事鳳覽曰人各為其主但說
與我何干攝政王辭氣俱厲呵鳳覽曰你投誠後即
我家人矣若說人各為其主尚有二心此何說也鳳
覽曰今日之事太子存我亦存太子亡我亦亡意只
救太子為是那管一心二心以是觸攝政王怒而譴

臣之故鳳覽者亦竭力因改絞菊郎日奉叔父攝政
王旨除御史趙闓心選職罰俸三月朱六卿責各答
二十尺僧奠慶答三十三錢鳳覽絞死李時印張文
登鄭闓熙甲良策王世貴劉良治陳治闓趙炳登劉
邦憲楊傅楊時茂張玄齡常進節楊玉各斬決而幽
偽太子于太醫院中給十人守之宮送食皆嘗不食
百姓嘗以粗糲草食其進即食之先是闖入京後四
月十七日晨起宣武門內大街西忽粘一示略曰此
乃天命剿運如此借手于闖儆戒貪官汚吏而諸臣

頓忘明朝旋受偽職今大明運當中興太子神異大小有官即宜改辭共輔太子仍行明朝之事即有神報若依然叛逆不念明朝立有天神遣汝魂魄滅絕門戶此觀音賜夢不出此示亦獲天譴末署云天定大明義興元年四月十七日示即日偽將軍李栖枯示在石者殺之巡城者因窮其事一觀音沙彌首言其師明庵所為遂繫訊之具陳菩薩賜夢不言與不信從者均有大咎因囚之闔敗僧復出無恙及偽太子繫獄老僧又至曰此太子也不可傷傷之不祥訊

其何據曰觀音夢囑說云標答之其辭益堅竟覺于
獄鳳覽之就刑也神色自若拜天地君親畢安坐語
刑者曰可矣刑者多舊役痛哭不能舉手百姓觀者
塞衢巷來屋覆望衆至十餘萬哭聲若雷震既殺明
年乙酉正月元夕後謝陞早朝出見鳳覽于前謝拱
手曰錢老先生在此忽不見而歸卧病數日病篤頸
忽漸腫曰刑部錢老爺至可獻茶將卒數語曰錢老
先生幸少寛毋太拘急逐死攝政王謂之竟無傷僞
太子意矣四月初六日東安縣鳳阿營富民邢八忽

聚徒刦騾騎及丁壯男子曰往救太子沓義村生員楊鳳鳴為軍師和狮大將軍地民張三為選鋒前將軍立義旗二竿曰滅口狀明地近土林上林尉請兵部發騎兵剿之初七日兵下鳳阿張至軍門詈曰若速降還我太子不然爾輩殲無遺類矣騎兵奮身趨之急聽放砲々未及發而張被縛矣遂屠鳳阿愉和八楊鳳鳴入京殺之時上林生員孫大壯以聚保采育城上林土城一名朱育讐者誣以和張為緩初九日並繫至兵部訊之孫曰我非和党不必辨然太子固真若輩

何心與滿人為伍大肆咒罵遂腰斬之初十日偽太
子率甲申闖寇既定山東德州豪士起義欲引舊相
謝陞為東陞匿村野不出夫人于氏遣人要之曰速
入城共事毋緩若依違觸野難義紳亦流賊矣陞不
聽及清名聞即兼程入京師邀夫人行夫人曰我已
受誥命于朝難安公欲行但攜有子妾行可矣然恐
老骨頭亦葬送在外耳是課未月其言竟驗初陞艱
于舉子
先皇帝曰清忠若卿豈終無子者預賜名曰重光重輝

後妾與衆子及懽卒其子蔭為中書

凡論南都事多以王之明為真者如杭人吳農祥輩皆然甲乙紀略其甚者其實王之明偽舉疑西楊化略而書其出獄入宮之後遣人持勅封南都獄神為王則居然自以為天子矣其愚而妄曰如此當此大亂時符不劃備之材不能有濟況其不之甚者乎然則禮今非偽崇無識者也張怡白閣之賊中人太子被害於通州之東門外其說近是

乙酉以後東宮于王之諜錄雜出時傳無據之詞也南偽太子則近似乎東宮北偽太子則近似乎永王且李舊一鑑則近似乎定王而定王力多當為定之明王之前之有定王南來之說被說之說故在良玉掖中既以其弟子叔其凡畫描然具後又多稱朱三太子者皆以為定王耳不知其皆非也故妄謂南偽太子乃 新朝所遣以瞰南

中者九悖善。李偁改王之言曰：太子果真不道，封以一王
而止。此言可以解天下之惑矣。既偁成君，遂之侯安傳
不洙若如錄，鳳勞者其心則可原，而惜其不達於事理也。
太子偽，永王偽，定王偽，斯不足深怪。若福王亦偽，則兄於
而紀者錄而筤林太常胥春集中錄之而錄
尤詳，則益奇矣。當、鄧以史大司馬之家眾，且名譽
林立其間，而伙伙若王郎某騰天子位焉，豈非怪事。於是
有偽先帝、偽福王、偽太子、偽妃童氏，未有偽太后與
士矣，毋房氏、童偽齊王、偽淮王之弟郡公、偽皇姊者，不
足道矣。天降大亂，怪異百出，欲國之不亡得乎。
乙酉八月二十日讀廣陽雜記、遺聞錄，謝山先生於後亦采
卷記
傅沅叔記

甲申傳信錄卷之十

彭城韡農錢䡲著

使臣碧血

萇弘之事周工忠于公室以党于范氏晉人討而殺之藏其血三年而成碧此忠之所由積也在先生之北使也執御類蘇屬國抗詞類富鄭公從容類文信國卒以見戮嗚呼國家養士三百年而能以詩書之澤對揚祖宗于地下者在先生其無憾者矣紀使臣碧血

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也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刑科給事中甲申奉詔督兵湖襄夏聞變誓師而北會福世子建號金陵改元弘光懋第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遂命視師江上除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戎政甫時江左朝士方棘柄臣馬士英議遣使通好于大清告祭大行皇帝衆莫敢行會懋第母死于天津之痛官心訃至疏請終喪不許因請使北乃遣水師陳洪範特御懋第及太僕卿馬紹愉副之以洪範嘗鎮遼左與清國用事臣易通故授以經理河北聯絡

闕求之命而通書于清傳以金帛因册而平伯吳三
桂為薊國公世鎮燕京賜懋第一品服加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行懋第曰我非敢以寵
榮易衰絰顧此行君命親事可兩盡否則抗節而死
亦不負讀聖賢書報我君并親于地下也秋八月行
次滄州洪範聞大清已改命而平伯吳三桂為平西
王於是遂遣信先奉册命授平西王吳三桂諭來使
意三桂不發書緘册奉攝政王覽之册有內鎮燕京
東通語攝政王固已懋矣然朝議以禮來且令使臣

入見九月至楊村士人曹璐遜金饒孫正疆等見樊第言報國之志欲從樊第行樊第曰渡江以來僅見汝等今上正位繼統思獲義勇以佐中興爾輩亦不可多得並錄署參謀符陳十月初進至張家灣時議以回吏館處使臣洪範無辭參謀通判陳用極曰此行成敗未可知而國家所繫甚大今陳卿委蛇如此倘隨勢傾例其如王命何遂以往來通議事白樊第決之而洪範遂心貳于左右謂舌人通事曰我奉祭告

先帝詣酬謝貴國之命北來貴國以爲我

先帝戒服故不敢先之以兵奈何以表館授行人且我
奉御書聘幣至境若以屬國相見我必不入義盡名
立師出有名我何恤哉往迄再因朝士亦未知江左
虛實心甚惴懋帶乃議以鴻臚寺處使臣遣胥驕迎
之建旄來與蕭隊而入十四日內院洪州大學士剛
朴見使臣曰何不朝見懋帶議禮定然後可見剛曰
禮如何行曰昔天朝出使外國國王皆稽首迎拜今
貴國為
先帝戒服是有禮于我但以客禮相見耳剛曰大清皇

帝即位不關爾福王朝貢又以天朝自處且欲我行客禮見罪哉懋第曰本朝不知貴國之事以貴國有禮于我故命使臣謝自應以客禮相見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今皇帝正位繼統圖中興大業汝何言朝貢也剛曰福王奉何人命僭位懋第曰

先帝遇變而選豈有遺詔今皇帝為

先帝之弟兄終弟及率土歸心奉天繼統所宜然耳若何許人敢言僭位剛曰既知崇禎帝死若何不死懋第曰若所言可以責任諸臣不可以責我我奉

先帝命督兵剿賊用餘始鬧變我國為今日計徒死何益劉曰既剿賊〻破京師時爾作何事楚第曰我奉命剿張獻忠犯京師自李自成也我鬧變即勒兵北行路鬧貴邑已遁賊都燕若我即來非殺賊是剿平爾國矣且若所言不過借詞雖我譬如往年爾國入犯而琉球高麗驟滅爾國可以責守國諸臣其將兵入犯者爾何能羅之時楚第聲色俱厲而洪範焉給愉唯默不言楚第復曰莫說我江南小我江南儘大剛曰誰言大楚第曰我說也洪範以楚第色變遽曰

此大事也非可一日而決明日再議耳劉逆去洪範給愉供心危之明日劉復來所言大略如前而終以福王僭位為辭懋第曰始雖福王今已正大統即位為天下主汝所言多不通理且我來祭告
先帝酬謝貴國非以降及講和來安得以屬國相見若所行可復命則即專之不可復命則必不行有死而已劉曰如此且發國書來看懋第曰御書以與國王若何得預看劉曰且已但欲見王須行臣禮洪範謂懋第曰不如先見王再議他事懋第曰此來本為祭

告
先帝無他事可該若相見禮少錯愧無一事如命矣我
必以死爭之洪範曰既不可相見姑以金帛先之懋
第因擧示曰銀兩以賞陵工軍匠金帛以謝國王悉
數之以付劉〻欣笑而去私贊懋第曰此中國奇男
子也時清兵初入不深悉中朝事而日所辯皆中朝
人授之也而懋第慷慨勁烈辭旨益堅故清亦不得
有加于使臣而心甚重之饋餉禮貌甚恭懋第遣參
謀通判陳用極撰數副將王廷翰以謁陵事請令旨

報言崇禎已葬可毋往懋第竟不得至行乃陳太守
斬衰率將士北向哭于寺廳三日都人聞者莫不流
涕守卒慮其事以告王兹重之而欲生致懋第懋第
終不屈約洪範諭江南降爵為侯洪範許之二十七
日忽數騎至遣行出永定門相次合百騎以從日行
六十里而使臣所從騎存者八百餘十一月初五日
止滄州十里鋪又數騎從者大人來邀懋第給倫遂
獨遣洪範行騎卒有從懋第給倫北者有從洪範南
者嘗不之聞而清已祭告矣尤之頒發兵南下矣是

日入滄州城宿守者訴巖總帥謂將士曰使臣以留為榮我死無憾若等從我同當然俱死無益不若盡止滄州我入燕觀動靜然後發疏遣人馳奏翌日從數騎北發而左營副將張文才後營副將楊進春帥司劉英軍士三百餘人止滄州總帥既返止太醫院宗署中遊禁頗嚴疏未得發久之總帥上攝政王啟略曰總帥奉命北行以禮治兵所以通兩國之好今無故稽我使士馬日呼庚癸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險阻以圖國是必致上干天和下賊民命亦非貴國之

利也敕上攝政王令內院諭懋第靜聽之勿有違越而都劉英司遊擊樊通往來偵事明年乙酉春正月劉英及參謀曹遜金鑣入訊耆閽不得通夜踰垣而入見懋第曰近者人以利害之說動我〻指壁書示之生為明臣死為忠鬼此吾志也又以上攝政王敕示遜〻曰此敕足為使節光榮今日之事有可否而無成敗懋第曰我心如鐵石亦聽之而已三月十九日大行皇帝棄群臣百姓已匝歲懋第得一紙奉表祭告大哭嘔血復為文以隻雞尊酒祭告從難

請臣言樊第雖不能死以為此祭也唯予傷哉四月
發疏藏之蠟中遣金鎮及都司楊三泰馳金陵奏之
而江淮方阻兵不得達比至五月金陵竟失守矣晉
遂以告樊第曰如何樊第曰此事皎然如日月我志
已決毋煩言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既平再下薙髮
之令諭樊第使降且髡樊第不從中軍副將艾大選
首髡如詔且勸樊第降樊第大怒麾從官立杖斃之
事聞十九日捕下刑部刑部曰何不早剃頭降而擅
自以杖殺人樊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剃我奉命北

使已辨一死豈肯自敗于今日與犬羊為伍且丈大
選剃頭倡做恨不以中法示通衢我自行我法殺
我人與若何與可速殺我遂下獄二十日加鐵鎖三
擁入內朝懋第衣冠白袍不北面南向坐于庭下攝
政王心雅重欲生懋第且重用之以閣任廷漢臣曰
鄉等云何侍郎陳名夏曰為崇禎來可饒為福王來
不可饒懋第曰若言今上是
先帝何人且若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與吾說
話侍郎語塞不復言兵部侍郎某曰先生何不知與

廢懋第曰先生何不知廉恥于是庭臣無復言者攝
政王曰爾既為明臣何食清朝粟半年而猶不死懋
第曰爾入據我朝之粟反謂我食爾粟耶且古之致
力中原亦有藉夷狄之食者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
聖子神孫豈遂無人我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攝
政王色變揮出斬之左僉都御史趙開心欲赴救懋
第同列掣其裾止之趙不得前遂擁懋第之宣武門
外菜市口懋第昂首高步神氣自若既至南向四拜
端坐而後受刑劊子楊其揮淚稽首懋第前跪泣不

止步頃徐起舉鑽亦不憚滿人之在左右也是日大風晝晦都人士奔走流涕拜送者不可數計懋第既擁出朝趨闕心始得前欲王曰殺之適足以成其名不如釋之攝政王將可其奏而懋第已死矣先是髮令始下馬紹愉率所從將士悉剃頭以降而懋第叅謀通判陳用極傳宣遊擊王一斌都司劉統王廷佐千總張良佐供不剃頭同日遇害遊擊樊通收殯懋第于彰義門之白馬坑陳等五人亦並瘞初懋第之生也內院大學士洪承疇面之懋第叱之此鬼也曰

承疇統制三邊松杏之敗身殉矣弟

先帝賜祭加卹九壇優以卹蔭承疇死久矣若何得復

存若來者鬼也洪且至前欲與言卒不得發而罷他

日內院大學士李建泰訪之閽者通謁想第曰老奴

尚何得存

先帝特寵餌之督兵剿賊既不以身殉國難又降而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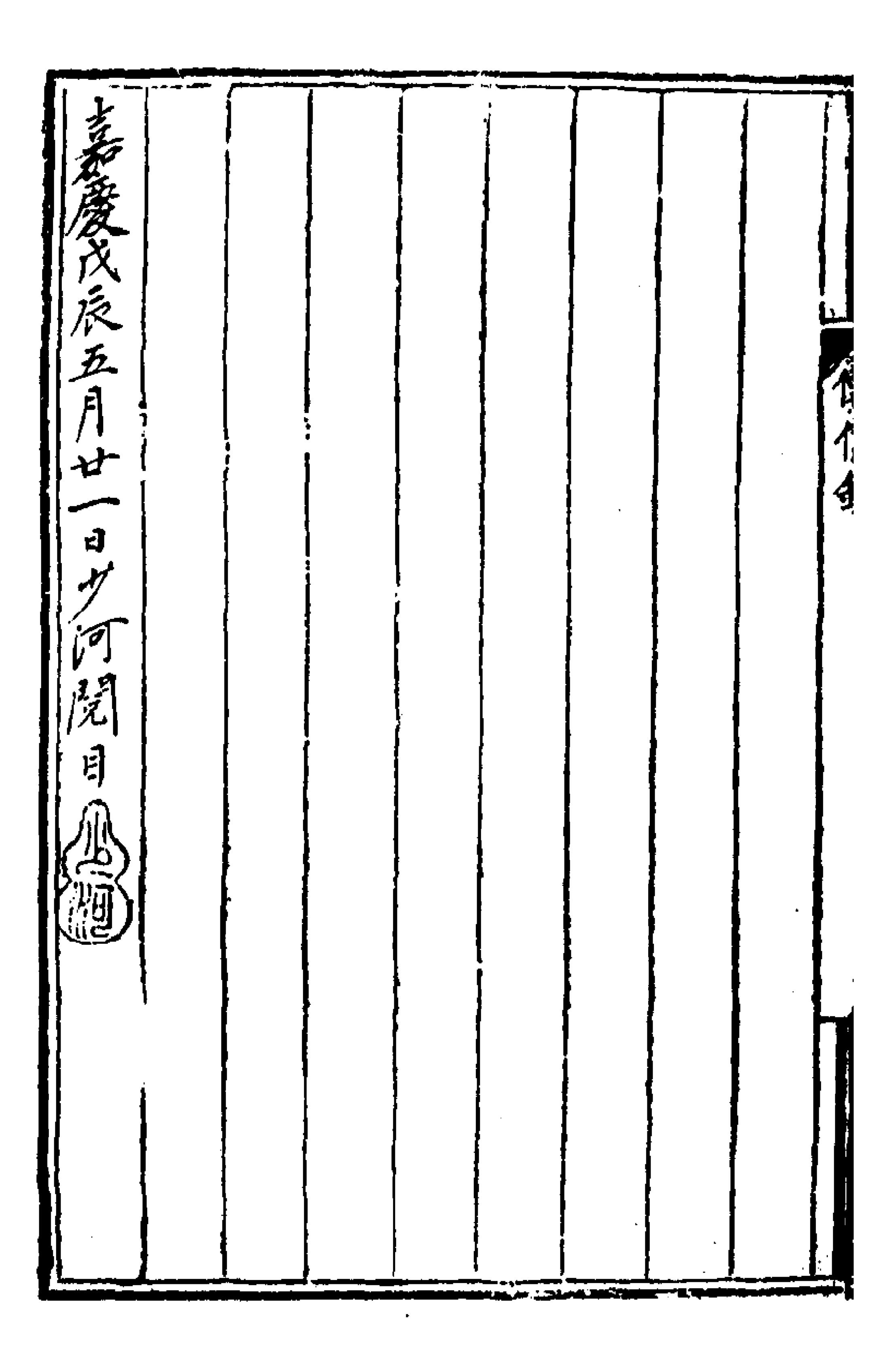
清此老奴尚何面目見我李闖逐不敢見而去嗣後

朝臣謀士往往欲見之者率唾面不拒可見朝士亦

帷見之氏不得已一投謁以示不絕也及江南稍閑

懋第題詩云峽圻巢封歸路迥片雲南下意如何寸
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訖如其言是月二
十五日洛州守知懋第已被難語楊逢春張友才令
諸將士散去一時號泣遂解散去明年丙戌六月十
九日洪承疇病將死至言左懋第至遂死始洪範之
持節也江南以通好事寄命陳事成世加侯爵而洪
懋舊通達在人語入燕甚以江左情實告清而心賣
懋第及還又率大清南征之兵以先既平江南懋第
見殺而洪範受爵為侯期年而卒為懋第忠魂所殛

按劉統字君常寶城人任俠有節氣後為黃大將軍為援遊擊所向無敵殺敵千百軍中號為藍面將以其面兩旁皆青也乙酉六月二十日從左公伏義不屈偕同陳用極王一斌等五人被害時大風走沙石屋瓦皆飛燕京為之罷市


嘉慶戊辰五月廿一日少河閱目

左蘿石侍郎之烈不待言矣其卒發陳洪範於身後躡步於協亦所以以人不平之氣者也國初三案一則侍郎再則錢鳳覽之救謝陛二則黃靖公之借諸國錫毅田雄或曰是皆遺民造為此言曰在則司馬安亦受此言而通鑑不之非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鮚埼亭集外編一則　乙酉冬月廿六日阮坤　悅右手錄